

在命运的低处高歌

◎ 王国梁

文友小筠这几年遭遇了人生的诸多不幸:两年前的丈夫患病去世,丢下她和十来岁的女儿;去年她又遭遇了车祸,折了两根肋骨,伤好后便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今年她女儿又生了一场病,刚刚做完了手术。

我们在医院见到她,她见我们一群人替她忧虑,反而解嘲似的安慰我们说:“放心吧,老天爷打不垮我。那些压不倒我的苦难,终将使我更强大!”小筠是个有才华的女子,一直坚持写作,几乎不曾间断。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她这两年写出的文字,不仅没有丝毫伤感和颓废,反而有种坚韧的力量和深沉的情感。

记得我早年做教师时教语文课,经常让学生结合作者经历来理解文章。很多作者在遭遇生活不幸时,文章也会流露出伤感,即使有的名家也是如此。可小筠并没有囿于自己的个人情绪,她的文字超拔清雅,富有哲理和意趣。她没有沉陷苦难中,反而有种人生境界被打开的豁然通透,她的文章字里行间有“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淡然——经历过超强暴风雨的突袭,往后余生,再多的风雨都不过是一场洗

礼。而且她的很多文字,激情澎湃,格调高昂。

大家都说,小筠是在通过文字来救赎自己。不过我宁愿相信,她是在命运的低处高歌。她用最响亮的音符,唱出了最昂扬的曲调。她的歌唱,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般,铿锵有力,振奋人心。她在低处高歌,唱出了生命的最强音。这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女子。

诗人泰戈尔也说过:“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极其艰难。命运无常,人生苦涩,任何人的一生都会遭遇痛苦,都有可能跌入命运的低谷。即使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幸运儿,他们的一生也并非一帆风顺,也会和普通人一样经历跌宕起伏。这是人生的常态,谁也无法逃过。身处低谷的时候,人容易沉沦,失去向上攀爬的欲望。很多人因此如入泥沼,越陷越深,终被淹没。在命运的低处,有时候痛苦得连声音都不想发出来,甚至想被世界彻底遗忘才好。而那些内心强大的人,并非天生无坚不摧、百毒不侵,他们不过是善于把心底不灭的信念之火点燃。他们在命运的低处高歌,就是饮下一杯壮行酒,让自己在前路坎坷

中始终保持不竭的力量。

仔细想想,古今中外那些优秀人物,谁不是在命运的低处高歌的典范?苏轼在宦海沉浮中遭遇了太多磨难,乌台诗案让他身陷囹圄,后遭多次被贬。一生波折的苏学士,硬是把苦难人生活成了一首壮歌。没有人不为他旷世奇才而倾倒,没有人不为其乐观豁达而赞叹。人生的低处,反而成就了他的绝世才华。还有上面说到的音乐家贝多芬,饱尝生活苦难,后来听力丧失。对音乐家来说,听力丧失足以致命。可他依旧坚持音乐创作,他用力扼住了命运的咽喉,在低处绝地逢生,通过艺术涅槃重生。

或许上天并没有赐我们什么天赋,相比那些优秀的人,大多数人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但人生漫漫,我们不知道哪天命运之手会把我们推到最低谷。这样的时刻,不要沉沦,不要抱怨,要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会遭遇劫难。直面人生的残酷,在命运的低谷高歌,你也会触底反弹,绝处逢生。

(作者作品散见《新民晚报》等报刊)

光阴里的记忆

◎ 黄金泽

记忆是一壶茶,一壶用情感沸水冲沏的浓茶:翻滚、起伏,然后冷却、沉淀……

2013年冬,母亲突发脑梗,虽在创造了百分之一的奇迹后生还,但从此生活起居再难自理。母亲似乎在一夜之间老去,颤巍巍孱弱的身影如同一张发黄的旧报纸,随时都可能被风带走。

2014年春节,我回老家陪父母过年。一天午饭后,我搀扶着母亲去转路,那些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记录了父母一生走过的艰难岁月。母亲对脚下那条一辈子从未真正走出去的山路,有着无限深情。走到垭口,母亲有些累了,我便扶她坐在山路的梯坎上,母子俩静静地依偎着,默默地看着对面的青山,任凭山风吹皱松林,掀起渐次翻滚的松涛,传来一阵又一阵“沙沙沙”地声。

母亲说要剪一下脚趾甲,我便在她面前蹲下来,慢慢地为她脱下鞋袜,轻轻地给她揉脚按摩,然后小心翼翼地为她修剪。母亲的大脚趾灰质层比较厚,我得稍稍用力,但又怕剪疼了母亲。我一点儿一点儿地修剪着,不时吹开剪掉的趾屑,我感觉此时比做任何事情都小心,生怕有丁点儿差池。亦如儿时,母亲用大剪刀为我修剪指甲,生怕一不小心就剪疼我一样。捧着母亲的脚,仿佛捧着整个世界,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心安和满足。

2019年冬天,父亲遽然离世。第一次失去至亲,痛苦不言而喻。父亲走后,害怕再次失去母亲的恐惧,在我心头蔓延。

那以后,我只想寸步不离地守候着母亲,陪她走到生命的尽头。经常地,我会扶着母亲去屋后的山坳走走看看。望着眼前熟悉的山山水水,母亲情不自禁地讲起她年轻时的往事。母亲三四岁便失去双亲,尝尽人间辛酸,长大后,靠锄头镰刀在地里刨食,养儿子女儿长大。一生苦楚,无法用语言描述,但母亲却讲得云淡风轻,好像在诉说别人的故事。我紧紧攥住母亲的手,想永远不松开。她的手像被晒干水分的枯枝,只剩下一张薄薄的黝黑的皮,母亲的衰老着实让我心疼,却又无可奈何。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被连续居家隔离二十多天,得以有更长时间陪伴母亲。于我,那是一段幸福美好的时光。白天牵着母亲的手去散步,晚上侍奉老人家安寝。就寝前,我会为母亲擦脸洗脚。在做这一切时,母亲总是非常安静地配合我。我也在伺候母亲的过程中,体会着今生做儿子的幸福。

不久,便传来母亲病危入院的消息。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陪在她身边,替她换洗衣服,为她端屎接尿。可母亲却不断催促我回单位上班,回家去照顾她牵挂的小孙女。也许母亲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又或许她是清楚的,因为她已经离不开氧气机了。只是她坦然地接受着上天的安排,更不愿影响我的工作。我曾两次问母亲有什么交代,她都只是轻轻地摇摇头,看不到脸上有任何痛苦和不舍的表情,就像七年前突发脑梗后,平静地交代后事一样。

桂花开了

◎ 吴凤鸣

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但那一阵阵迷人的香气,依然在细雨中流转。只要在外走一圈回来,逢着你的人便说,呀,好香。

哦,这是多情的农历八月,桂花开了。

桂花易种,属常绿小乔木或灌木,可高可矮的桂花种类,在温暖湿润的重庆,到处可见。山间、田野、公园、道路两旁,房前屋后,我们轻而易举就可以捕捉到它们的身影。

不用仔细辨认,你便可以在一个院子里看到丹桂、金桂和银桂。那些开得浓香色如砖红或称它为橙红的,就是丹桂了。丹桂花片厚重,花朵在几种桂花中是最大的,因此它也有“大花丹桂”之称。而那开得似柠檬黄淡至金黄色的就是金桂了。

金桂的花开得细密,易掉。当你的手轻轻一触碰花枝,它便跟着你顺势而来,让你不得不用双手捧了它,细嗅它优雅的气息。而把花开成纯白、乳白、黄白或淡黄色的就是银桂了。银桂的枝叶稠密,相对来说它的花开得就稀疏一些。皮日休有“玉颗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的诗句,那日皮日休看到的桂花,我们不用猜,一定知道是银桂了。但不管是哪一种桂花,它们的香气在八月的暖阳下,和风

里,甚至是细雨中,都能得到尽情地释放。

和朋友走在桂花树下,总是不经意深深呼吸,任一缕幽香穿过肌肤,浸透心脾,香满全身。站得久了,终是忍不住悄悄摘下一些,藏匿于手提包里,把香一路带回。

于是,在那阵浓浓的桂花香中,我们总会想起一些画面,温暖又美丽。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正上初中的我们,也是在八月的桂花香里,被一部电视剧深深吸引,那是米雪和刘松仁主演的《八月桂花香》,刚一上演,便风靡了校园。同学们的笔记本,书页上,笔头上,都贴满了米雪、刘松仁等演员剧照的大头贴,主题曲《尘缘》的歌词、歌谱,不时在同学中不分上下课下课进行传抄。下课铃声刚响,走廊上,教室里便会歌声四起。“尘缘如梦,几番起伏总不平,到如今都成烟云……”“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似乎校园里人人都会唱,人人都在唱。婉转缠绵的歌词与柔软凄迷的唱腔,让一群情窦初开的小毛孩儿如遇知己,疯狂地表达着对爱情最初的认知和向往。

校长见状,大喊“如此下去,如何是好”,于是,立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校长语重心长:

“同学们啊,不要沉迷于电视,不要沉迷于演员,不要沉迷于歌曲。”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在黄金屋,读书才让你们有前途……”那时的我不上初三,认为校长主要在告诫初三的学姐学长,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在黄金屋”这句话,觉得校长讲得好极了,这样讲读书,比“鲤鱼跳龙门”有了更深的意义。但不知学姐学长们,是否明白校长的情深意长呢?

桂花年年开,这些充满年代感却还温暖的画面也年年浮现,只是再也找不到当年和同学们一起喊唱《尘缘》的感觉了。

今年的桂花开得很好,各种桂花制造也开始登上舞台。朋友打电话说,桂花酒,给你带来两斤。另一朋友说,今年的桂花糕比去年便宜,我们可以多买点。正通着电话,一阵桂花香从窗外飘了进来,啊,真的好香。

秋雨渐渐退去,秋风吹开那些湿湿的水汽,有一些淡淡的阳光照来,人也跟着清爽起来。在这样的天气里,约上几个朋友,寻一树桂花香而去,赏桂花,多惬意。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

在腊子口

(外二首)

◎ 张凤鸣

对一个名字
一个被战友喊“云贵川”的小战士
我最虔诚而易于的表达
是久久凝望,是深深记忆

一座山
海拔高度和精神高度
不一定相同
被信念串起的山岩
召唤
解答烽火连天的难题
呼应镰刀铁锤的启示

云贵川,用不可思议的攀登
与绝壁交换信息
用年轻的生命
兑现青草露珠的期许

单衣的火热
缭绕着硝烟弥漫的冲锋号
赤脚的力量
叠印出胜利曙光

无数个“云贵川”
背负山川星河前进
一道光,又一道光
穿越黄昏,刺破黎明
腊子口的枪声
燃亮,红色征程

火花

“赤化全川”
“赤化全西北”
“赤化全球”
红色字迹,红色标语
不仅仅是口号,不仅仅是抒情
闪耀的火花,是骨头和思想

有人退却,有人偏离
视死如归的,坚定一个方向
风雨飘摇
绝不扭曲形状

河流,山岗
那些在石头上刻字的人
让枪声成为种子
携带春风,唤醒村庄

高举燎原的火炬
一路披荆斩棘
穿过枪林弹雨
也要,站在七月的精神原野上

生命的长度和宽度
都不能
替代信仰的光芒

哈达铺的“红军凉粉”

我们沿着那条路
重读几万双草鞋的铿锵步履
重读一部二万五千里的宏大叙事

我们沿着那条路
追随思想,找寻足迹
如果,子弹将穿过我的胸膛
我,不能成为一名战士?

血雨腥风之后
战火硝烟散去
刻骨铭心的是
头戴星星怀揣火焰打着绑腿的人
还有他们手中
永不褪色的战旗

哈达铺的乡亲
捧出一碗“红军凉粉”
晶莹的光
斑驳出内心难得的宁静
多么清澈透明呀
新长征的行程和字迹

仰望矗立的一座座丰碑
连同岁月锈蚀的部分
怀揣最大的敬意
接受“红色加油站”的洗礼

我想,每一株草每一朵花的DNA
一定有长征精神
辽阔山川见证的美
都在,七百二十天的光芒里

(作者系铜梁区作家协会副主席)